

郭沫若写诗颂磐溪

□ 姜孝德



郭沫若(1892~1978),原名郭开贞,字鼎堂,笔名沫若,四川乐山人。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,是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、诗人、剧作家、考古学家、思想家、古文字学家、历史学家、书法家,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、社会活动家。抗战时期,常与卫聚贤、常任侠等人在江北董家溪、磐溪、庙溪嘴等地考古,据说,他曾到磐溪的国立艺专演讲,并几次到磐溪与徐悲鸿见面,并写了一些与江北相关的诗文。

磐溪,从前叫马翻溪、猪肚溪、江家堰……这些名字没有文化内涵不说,而且还只管一段,整个磐溪长约17公里,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。1930年前后,当地士绅石荣廷开发磐溪,请在溪中的巨石上写下了一个“磐”字,从此小溪便被命名为“磐溪”,后来,这个名称覆盖了全流域。石荣廷开发磐溪,使磐溪有了点小名声,真正使磐

溪有大名声的人是徐悲鸿。当然,郭沫若等人也功不可没。

徐悲鸿于1937年底入住石家花园,至1946年离开,前后有十年之久。石家花园,乃至磐溪,都因为徐悲鸿而名扬四方。郭沫若与徐悲鸿过往甚密,曾两次写诗赞颂磐溪。

徐悲鸿与郭沫若于1925年就在上海认识了,彼此颇为投缘。抗战爆发后,彼此来到重庆,见面的机会就多了,感情也更深了。1945年,郭沫若有感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独裁,自撰《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》,呼吁成立有共产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,呼吁取消特务组织,给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自由,郭沫若写好“进言”后,决定找一批在重庆,甚至在中国都有影响力的人来签名,其中他想到了徐悲鸿。为了表示尊重,他决定亲自送至重庆磐溪中国美术学院请徐悲鸿签名。

2月5日上午,郭沫若冒着寒风,匆匆忙忙来到江北磐溪石家花园中国美术学院请徐悲鸿签名。这天,他不仅给徐悲鸿带来了问候,还带来了延安的小米与红枣。在这之前,周恩来从延安过来,带来了一些延安的小米与红枣,分送给重庆的朋友,其中一份是周恩来拜托郭沫若送给徐悲鸿的。徐悲鸿收到郭沫若带来的礼物,心里异常高兴,他打心眼里感谢周恩来,如此日理万机的一个人还记得他。这天,他正生病,躺在床上,脸色发黄,当他见到好友郭沫若,并收到了周恩来的礼物之后,发黄的脸上泛起了红光。关键是郭沫若请他签名,他十分爽快地同意了。在他执笔要签名的时候,郭沫若赶紧抓住他的手说:“你可想好了,签了名之后,当局可能找你的麻烦哈。”

“先生您都不怕,我还怕啥呢?纵然前面就是枪林弹雨,龙潭虎穴,吾往矣!”“沙沙沙”他用钢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

徐悲鸿旧居

得到了徐悲鸿的签字,就会有好些热爱徐悲鸿、相信徐悲鸿的人在“进言”上签名。郭沫若高兴地说道:“悲鸿,中午我要喝酒。”

“哎呀,我怎么就把这茬给忘记了呢。”于是,徐悲鸿叫来廖静文,让她告诉厨师,中午添几个菜,还让廖静文下山到石门街上去买一瓶好酒。廖静文给厨师交代后,就自己下山到石门街上去购买了一瓶好酒——这里最好的酒就是泸州大曲。

酒买回来,菜也备好了,可惜,徐悲鸿生病滴酒不沾,于是就由廖静文当陪客。

“我可喝不来酒噢。”廖静文还没坐下,就在申明。

“不喝不喝,坐坐就行。”郭沫若赶紧解释。

廖静文坐下,就要端饭碗,郭沫若赶紧说:“杯中滴几滴,闻一闻就成。静文是贵州人吧?”

“湖南长沙。抗战后,避难到贵阳。”

“长沙人喝酒也蛮厉害的,况且还到贵阳熏陶过——”



一九四五年廖静文、徐悲鸿等人在磐溪中国美术学院前(老照片)

徐悲鸿收藏《八十七神仙卷》的故事

□ 姜孝德



徐悲鸿(1895~1953),原名徐寿康,江苏宜兴人。中国现代画家、美术教育家。曾留学法国学西画,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,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、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。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。1937年底随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沙坪坝,住江北磐溪。他在磐溪创作了不少精品画作,如《巴人汲水图》《巴人贫妇》《田横五百士》《庭院》《愚公移山》等,并且在许多画作上都写有“某年某月于磐溪”。1942年,他在重庆江北磐溪石家花园创建了研究院性质的中国美术学院。

“悲鸿生命”是什么样的宝贝,能与徐悲鸿的生命画等号?

得到这宝贝,纯属偶然。

1937年5月,徐悲鸿在香港开画展期间,应许地山教授的邀请,前往观看德籍马丁夫人要出售的书籍。听说,她的父亲曾在中国任公职多年——那个年代任公职,十有八九

都是在领事馆工作——去世后,遗产归马丁夫人继承,这要出售的书籍就是遗产中的一部分。马丁夫人的书满满四大箱,徐悲鸿对书籍的种类、年代、版本都没有什么研究,因而也就只是随手翻翻。翻看了三大箱,突然发现一张画,此画虽有些破旧,但其画技之好,让徐悲鸿禁不住怦然心动,余下的一箱书,他连翻看的兴趣也没有了。

这幅画,马丁夫人要价一万大洋。当时,这个数目也说得上巨款。而这巨款与画相比,真的可以说叫非常便宜,他不敢让人家让价。只是当时的徐悲鸿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,于是,徐悲鸿便与马丁夫人协商,以几千大洋的现款,再加上自己画的七幅画换这张画。徐悲鸿的名声,马丁夫人有所耳闻,想了想,最后同意了。画作到手,徐悲鸿反复研读,最后认定这是国宝——此画为绢底深褐色,长2.92米,宽0.3米,画为白描人物手卷画,画上有八十七个人物,列队行进,体态生动,飘飘欲仙,遒劲而富有生命力的线条,产生了极强的渲染效果,此画虽然没有设色,但却有极强的表现力。徐悲鸿在欣赏之际,总让他想到一个成语“吴带当风”——徐悲鸿读过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《天王送子图》,他总觉得二者颇为相似,无论是构图、意蕴、笔墨——尤其是那如锥画沙般的线描功夫,真是让人叹为观止,因此他觉得这是吴道子的画作。时人言说徐悲鸿对此画之爱谓之“贴肉而行”,也就是他总将此画放在贴身的地方保存。

徐悲鸿购买此画后不久,便专门刻了一方印钤在上面,印文曰:“悲鸿生命”,他还根据画上所绘神仙人物的数量将其命名为《八十七神仙卷》。此后,因为抗战爆发,徐悲鸿和《八十七神仙卷》偶有分离,如1939年徐悲鸿去新加坡办画展筹集资金捐献给抗日前线,《八十七神仙卷》便放置在了香港的银行保险柜中,但徐悲鸿还是担心画会丢失,于是便取出来,跟他一起去了印度。

后来,他将此画留在印度的圣地尼克坦去了美国,可是他又担心得不得了,有一夜他

做梦,竟然梦见画丢了,他哭得十分伤心,最后竟然哭醒了。为了画的安全,他决定将画作从印度寄往美国。画到美国,他亲自去迎接。此后,此画便跟随徐悲鸿四处漂泊。1942年,太平洋战争爆发,徐悲鸿从仰光回到云南大学暂住。云南相对于国外,画应该更安全些吧,况且是在校园内,还时时时有徐悲鸿伴随左右。然而,徐悲鸿曾经的噩梦成了现实。1942年5月10日,日军飞机突袭昆明,防空警报一阵紧过一阵,徐悲鸿往日躲飞机都有一个箱子随身携带,箱子里就有那画,然而,昨夜欣赏过那画,并没有收拾,且放在哪个箱子里,一时半会还想不起,他就想反正要锁箱子、要锁门,且躲飞机也只是一会儿的事,于是,赶紧锁了箱子、锁了门跑往防空洞。待警报解除后,回到屋子时,徐悲鸿刹那间便瘫坐在地上——房门被撬开了,箱子被撬开了,《八十七神仙卷》不翼而飞,还包括一大卷他自己画的三十余张精品力作。

听说,“此画丢失,大搜全城,未见踪影”,真不知道,此贼是蓄意久矣,还是偶然遇到,不过,画既丢失,说什么都无用了。徐悲鸿在痛过之后,写下了这样一首诗,算是对《八十七神仙卷》留念:“想象万壑碧海沉,帝心凄切痛何深。相如能任连城壁,愧此须眉负此身。”

《八十七神仙卷》虽然从此从人们的眼睛中消失了,但是,它的雪泥鸿爪却留在人世,这也说得上是徐悲鸿善良的福报。当初在香港得到此画后,徐悲鸿就有心传播此画,至少是让学生欣赏和研习,于是,他就到中国书局去,用珂罗版印刷了一批《八十七神仙卷》。后来,他回到了重庆,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上课的时候,时不时在课堂上讲到并展示此画,这为后来找到这幅画留下了伏笔。

第二年,徐悲鸿的学生卢荫寰在成都发现了这张画,因为卢荫寰是中大大艺术系的学生,她临摹过此画,所以她的记忆非常深刻。她是通过丈夫的一个朋友看到此画的,于是便写信告诉了徐悲鸿老师。徐悲鸿听闻此

事,喜出望外。此时,徐悲鸿就在重庆江北,去一趟成都很方便,但是他担心自己去成都,怕藏画的人紧张,万一来个销赃灭迹把画给毁了,那问题就严重了。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,他也没敢报警。于是,他请卢荫寰丈夫牵线,委托成都懂艺术且办事干练的伍先生出面去购买。伍先生一看画,便断定是真画;然而,价格从收藏者嘴里说出来的时候,伍先生惊呆了——20万,此可谓天价也。伍先生遵从徐悲鸿的意见“不讲价”,但这价确实高得惊人!于是,忍不住说道:“少一点行吗?”

“不要就算了!”对方莽粗粗地说道。

“一点都不少?”伍先生只得自己给自己搭台阶下。

“我也替人家办事。”对方见伍先生如此温和地说话,也自己找台阶下。他是不是替人家办事,谁知道呢。

这画对徐悲鸿而言,要也痛,不要更痛。钱没了,可以挣;画没了,将永远都没了!最后,他咬牙跺脚,不惜向银行贷款。《八十七神仙卷》历经磨难,最终回到了徐悲鸿的手中。画面上,以前徐悲鸿所题“悲鸿生命”四个字及所写之跋都被剜去了。虽然如此,画面却毫发无损,这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。徐悲鸿复得此画,又写下了一首诗记录心绪:“得见神仙一面难,况与伴侣尽情看。人生总是



《八十七神仙卷》(局部)邮票

葑菲味,换到金丹凡骨安。”

徐悲鸿重得此画,特请著名书画家张大千与著名古画鉴赏家谢稚柳题跋,这二人的题跋为此画增彩不少。

1953年,徐悲鸿去世后,廖静文遵从他的遗嘱,将此画捐赠给国家,今存徐悲鸿纪念馆。



廖静文在展示《八十七神仙卷》



《八十七神仙卷》(大局部)

(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)